■家庭相册

从纸婚走到金婚

□马亚伟 文/图

恋爱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诗人。他的海誓山盟说了一箩筐,把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变着花样说,或推陈出新,或精心修辞,反正类似的甜言蜜语说到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遍,我便欢天喜地嫁了。

都说结婚第一年叫“纸婚”。那时我的理解是，在“纸上柔情蜜意”的婚姻。我俩都爱舞文弄墨，平时少不了互相写个情诗，笔墨传情、纸上花开，真是风花雪月称二两，饿了吃花，渴了饮雪，日子浪漫极了。

谁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一准儿和他急。婚姻是爱情的最好归宿，我梦里都笑醒过很多回，觉得自己可算是嫁对了。可是，爱情只“保鲜”七个月，剩下的是生活，我不得不佩服说这话的“哲人”。七个月后，各自的缺点渐露端倪。“真没想到，你是这样的。”“结婚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样。”这些话成了争

吵的开端，于是乎，互相揭短，互相贬低，吵吵闹闹的日子开始了。真的觉得“纸婚”薄得如此轻飘飘，一不小心就灰飞烟灭，无影无踪了。

还好，带着十二分的小心，在婚姻的河里蹚过几遭，便知道深浅了。一晃5年过去了，进入了“木婚”。木婚，过了风雨飘摇的阶段，稍稍稳固了一些。孩子3岁，张着胳膊叫爸爸妈妈，两个人便笑开了花，小家伙成了婚姻稳固的砝码。烟火夫妻，每天挂在嘴边的就是柴米油盐，互写情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想起当初因为他的诗里一个词语，甚至一个标点而幸福甜蜜，觉得好像是上辈子的事。偶尔翻起那些陈年旧字，连自己都要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转眼到了“七年之痒”，也就是“铜婚”。铜虽然比铁坚韧不易生锈，可是“痒”的感觉也很难受，说白了就是厌倦。两个人似乎都觉得对方像空气，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我穿什么衣服，做什么发型，他看都懒得看一眼。而与此同此，我竟然发现他的手机里多了旧情人的电话号码。接下来是争吵，再争吵。后来才明白，争吵也是因为在乎，因为爱，两人终于握手言和。

过了“七年之痒”一劫,我们的婚姻走向10年“锡婚”,15年“水晶婚”。期间,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甜蜜有争吵,唯一不变的,是两人的手永远牵在一起。15年了,不容易啊！如今,彼此一个动作,一个眼神,都能会意。终于明白,爱就是我为他煲一锅鸡汤,他为我削一只苹果。

我能想象得出，到了“金婚”，日子会咋样。那时我满头白发，他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。他翻着一本书，在躺椅上打盹。我在阳台浇花，突然，我喊了起来：“老头子，我的花开了！”他吓了一跳，直起腰说：“这花开了又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年年都开，你年年都一惊一乍的。”我说：“日子年年都过，你不年年都过得有滋有味么?”

时光的河流可以漂白曾经乌亮的青丝黑发，岁月的薰风可以吹皱青春的靓丽容颜，只有真切的爱，永远是鲜活的。

■独家连载

■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为工（小说）

□关明

序章二

“没有路，就骑着驴去，没有钱，把我的稿费拿去。”——毛泽东主席对三线建设的指示。

五十年前,朔方省南部山区。

一架直升机在天空盘旋。一位威严的老军人透过机舱俯视着苍茫大地，缓缓问道：“我们到什么地方了?”

一位年轻参谋拿过作战地图说：“现在我们在朔方省南川县上空，首长。”

那老者道：“这里地形很好，就像一个放大的平型关。”

参谋说：“抗战时期，这一带是南川围困战的战场。”

老者道：“现在，马上会有另一场战争等着我们。美国人制定了计划，要指使国民党空军轰炸我沿海工业城市。中苏关系恶化以后，苏联也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，形势严峻啊！中央已经决定，第三个五年计划将要作出重大调整，三线建设必须加速进行。一旦开战，包头的坦克工厂首先会受到攻击，三线工厂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反击力量。毛主席说了，三线建设不好，他睡不着觉。没有路，就骑着驴去；没有钱，把我的稿费拿去。我们一定坚决贯彻中央部署，再打一场三线建设战役，不辜负毛主席的重托!”

说罢，老者拿过红铅笔在作战地图上缓缓画了一个圈。“五年，不，三年时间，521工程必须建成！耽误了军机，我是要斩马谡的!”

众人齐声道: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直升机盘旋离去。

第二天，一辆军用吉普和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进了沟里。坐在车里的宣大业拍着南川地图发脾气：“这里怎么还叫圪料沟、马鬃岭、苍石梁?”

南川县委书记陪着笑脸说：“宣主任，这个地方，历史上向来就是这么叫的……”

宣大业高声说道：“我们今天，就是来改历史来了!”

县委书记不敢惹他，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我听您的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这里的历史。”

县委书记说：“是，是，我新来的。”

宣大业说：“我来给你讲一讲这里的历史，当年南川围困战的时候，这沟里驻扎过南川县的八万军民。两年多的时间里，硬是把日本鬼子困死在南川、赶出了南川。当年的作战地图上面是这么标注的——这条圪料沟，我们叫它红光沟。那年冬天我们打了一夜的伏击战，从残阳如血打到旭日初升，终于大获全胜。次日清晨军区首长视察战场，看到沟里红光万丈，就当场命名为红光沟。那道苍石梁，也就是785.3高地，我们命名为正气梁；前面的马鬃岭，也就是692.1高地，我们命名为顽强岭；黑松谷，就是右面那条山谷，我们叫它坚定谷。每一个地方，都有着一个壮烈的故事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我慢慢说给你们听。”

县委书记说：“一定向革命前辈学习。”

宣大业说:“这条沟叫红光沟,那么,521工程第一分指,也就是总装厂,我们就叫红光机械厂。”

他们一行向着沟里深处走去，宣大业边走边说，像排兵布阵一样，指着一条条山沟说，这条坚定谷，建炮弹装药厂；那道顽强岭下，建铸造厂；前面那道正气梁，建动力厂……说完转过身去，对一同前来的吴鼎和说：“鼎和同志，当然，最后还是要听权威专家的。打仗我内行，建厂你内行，我当总指挥，你当总设计，怎么样?”

吴鼎和说：“放心吧，就像你说的，建厂我是专家。现在中央这么重视，好人好马上三线，把基建工程兵都调过来了，没有建不成的道理。解放军的战斗力，我是毫不怀疑的。”

宣大业把解放卡车上随行的年轻人叫到树下，对他们说：“继忠、汉光，各位同志，你们比我们年轻，有热情、有技术，就像红光沟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，红光沟就交给你们了!”

吴继忠——吴鼎和的儿子、哈军工高材生，宣汉光——宣大业的儿子、青年突击队长，还有众多从天南地北、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青年菁英，听完一席话后热血沸腾，纷纷表示：

兵工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听从祖国召唤，献身国防事业，保证完成任务！

（连载2）

感恩美好的时代

□王宜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，这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只是短暂的瞬间，可是在历经磨难而生机勃勃的中华大地上却演绎着惊天动地的故事，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，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家庭。孩提时光记忆犹新，偶尔翻开老黑白照片，清一色的蓝衣青布，一套衣裤从大哥到小弟接力式地传承，带补丁的服装比比皆是，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。勤劳的母亲每日辛苦地缝制着一家人的鞋袜，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只有参加学校运动会时才舍得穿，人们的穿着大多服从于劳动的需要，款式不多，色彩较少。一日三餐大多是自己种植的土豆白菜和粗粮大饭。

到了冬季，总是吃不完的没有油星的酸菜。很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，拿着粮本的人们为每月的几斤细粮排着长长的队，只有年节才能吃上久违的“白米饭”。

也不知道“饭店”是什么概念，住宅是父亲单位分的俄罗斯式建筑，几家共用一个厨房，常常被邻家炒菜的香味所勾引，偷上几嘴，招来父母严厉的惩罚。

一家8口人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房屋里，晚上温暖的小火炕挤满了至亲的家人，常常因为争抢被褥而发生“战争”。

小镇上道路凸凹不平，铁路站段仅有的几辆“老解放”蹒跚而行，泥泞的道路上行走着匆忙的行人，偶尔有自行车经过，便会投去羡慕的目光。

如需远行，时速五六十公里的绿皮火车是唯一的选择。劣质烟草的味道充满了整个车厢，过道上和木条座椅下挤满了疲倦的旅客，单调的生活方式送走了我少年的时光，成了永远的灰色记忆……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40年后的今天，我成了一名铁路职工，衣食住行已今非昔比。追求时尚已成家常便饭，人们衣着整洁、款式丰富。餐桌上菜肴丰富，以前吃不上的米饭馒头成了主角，偶尔吃顿粗粮，被称为改善生活，从单纯的吃饱转为追求营养美食。

传统的小平房已成为历史，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，一家三口居住在百余平方米宽敞明亮的楼房里，再也没有因争一席之地而发生的“战争”。

城市花园和绿化林带到处可见，空气清新、赏心悦目，仿若生活在“人间天堂”。私家车已司空见惯，人们经常谈论着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。铁路上奔驰着朝发夕至的列车，乘坐高铁、飞机出行已屡见不鲜，高速公路星罗棋布，梦中的远方已不再遥远……

40年弹指一挥间，我见证了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。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感到骄傲，更对所从事的铁路事业充满了干劲和信心，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